

# 《神操》的起源、結構與過程

Luis M<sup>a</sup> García Domínguez, SJ 著；胡淑琴 譯

## 一、《神操》的起源：依納爵·羅耀拉的經驗

### （一）《神操》是什麼？

《神操》無疑是一個寫成的文本，是依納爵·羅耀拉（Ignacio de Loyola, 1491~1556；以下稱依納爵）以西班牙文編寫的一本小冊子，而且很快地被翻譯為拉丁文。因此，《神操》可說是一個文學性的文本。

這文本提供一種方法，一種靈修上的建議，使一個人（我們稱他為「退省者」）得以「做」他自己的天主經驗。依納爵《神操》蘊含一種詳細且富彈性的教學法，得以適應每位退省者的情況。

我們也稱退省者所做的靈修操練的經驗為「神操」。凡依照《神操》來做靈修操練者，擁有一種非常個人化的經驗，同時也可認出一種與其他人共同的靈修經驗，分享一種類似的方式來領悟福音。《神操》逐漸型塑其核心的精神，我們稱之為「依納爵靈修精神」。

因此，若要瞭解《神操》，我們不能不回顧依納爵的靈修經驗，是他逐漸寫出自己的靈修經驗，也是他把神操經驗提供給

其他的人。

## （二）依納爵「做」《神操》

依納爵是他那時代的一位騎士，其宗教皈依的強烈經驗發生在他大約三十歲左右。由於在一場戰役中腿部受傷，他被迫躺在床上好幾個星期，而他唯一能夠找到的閱讀書籍——意指他並非刻意去尋找的，居然使他與基督相遇，且充滿熱忱，渴望效法其他聖人，爲了成爲跟隨基督的騎士所做的英勇事蹟<sup>1</sup>。

他的皈依是藉由分辨某些內在體驗到的對立經驗而實現的，最後他打算，且幾乎是逐字效法傳記上某些聖人的作爲，親身跟隨耶穌基督，並決定上耶路撒冷朝聖。依納爵展開其悔罪補贖之旅，而這旅程——在茫萊撒小鎮（Manresa）——很快地轉變爲一條邁向內在自我、與天主相遇的淨化之旅；他對基督的跟隨，也逐漸從天真自負，轉向更謙虛真實的效法。

他在茫萊撒停留約一年的時間，領受許多靈修經驗，爲他而言是全新的，他也在那裏體悟《神操》的核心經驗。他曾尋求某些靈修指導與協助，學習祈禱的方法、省察自己的祈禱、

---

<sup>1</sup> 他在《自傳》5~6 號提到。他所讀的，可能是由熙篤會隱修士 Ludolfo de Sajonia 所寫的《基督的生活》，以及 Jacobo de Voragine 修會會士 Flos Sanctorum 所寫的《聖人傳記》。

譯註：依納爵的自傳與心靈日記，由侯景文、譚瑾輝合譯，《自述小傳·心靈日記》（台北：光啓文化，1991）。由於原文與中譯文都有編號，將在正文以「傳」加上編號，若無特殊需要，不另在註腳提出。

分辨某些明顯的誘惑，和更狡猾的靈性哄騙。透過這種方式，依納爵在帶領別人做神操之前，他自己先做神操<sup>2</sup>。

我們無法確知依納爵如何做神操；然而在茫萊撒，他的確做了某些《神操》中的操練，例如：總省察、補贖、長時間的祈禱、與告解神師及其他屬靈人士交談、閱讀耶穌生平、勤領聖事等。此外，他在隱退期間也守靜默、做補贖、默觀基督生平的奧蹟、分辨並選擇以完全的貧窮來跟隨基督<sup>3</sup>。

依納爵在自傳中，也提到在茫萊撒其它深刻的經驗，涉及世界的創造、聖體、耶穌的人性，及關於這世界一切受造之全新的神視（傳 28~30）。這一切，都以間接的方式顯示在《神操》的文本中。

### （三）依納爵「寫」《神操》

當依納爵在做神操時，對自己所閱讀的資料和所經歷的經驗，會寫下不少筆記。就如他自己告訴我們的，其中有許多被寫入《神操》中<sup>4</sup>。然而，《神操》的文本是經過多年的編寫，藉由新的靈修經驗、他後來所讀的書、帶領《神操》的實務經

---

<sup>2</sup> 參：依納爵著，侯景文譯，《耶穌會會憲》（台中：光啓，1976）。

408 條提到：「對神操自己先要有經驗，然後才能領導別人實行」。

<sup>3</sup> 關於依納爵在茫萊撒的經驗，參：R. García Villoslada, *Ignacio de Loyola*, Madrid: B.A.C., 1986, pp.209~233；及 E. García Hernán, *Ignacio de Loyola*, Madrid: Taurus, 2013, pp.113~131。也可參：《自述小傳》，17、19~26 號。

<sup>4</sup> 《自述小傳》，99 號。他這時期的手稿未被保留。

驗，和他所做的相關反省等，而日益豐富的<sup>5</sup>。但在《神操》的文本中，依納爵隱藏自己，不直接提到自己的生活，而僅非常間接地把自己的靈修經驗潛藏在文本中。事實上，依納爵曾經歷過心窄和罪被釋放的和好經驗，曾深受耶穌的吸引，服膺於祂的謙卑自下，渴望以祂貧窮謙遜的生活方式來跟隨祂，與受苦難的祂認同，期待分享祂的復活。

依納爵認為，發生在自己身上的，也可以發生在退省者身上，經由這歷程，得以在一切中看見天主，並向所有的人宣報基督的救恩。

#### （四）依納爵「領」《神操》

依納爵明顯地提到三種方式的神操<sup>6</sup>，也可說是做《神操》的三種建議，即：簡易或初級操練、第一週的神操，和一個月的完整神操。讓我們來看看這三者如何實現在他自己的生活中。

當依納爵發現耶穌基督的吸引，及他要開始的新生活所充滿的美與喜樂時，他渴望向人們通傳自己的經驗。起初，他以

---

<sup>5</sup> 從他在芒萊撒（1522）的停留，直到《神操》被核准發行（1548），其中經過25年，文本在這期間不斷地被修正。關於文本寫成的研究，可參：S. Arzubalde, *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. Historia y análisis*, Mensajero-Sal Terrac, Bilbao-Santander 2009, pp.31~62.

<sup>6</sup> 參：《耶穌會會憲》649號。關於《神操》的初級操練，可參：I. Iparraguire, I., *Historia de la práctica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. I, Práctica ... en vida de su autor (1522~1556)*, Mensajero –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, Bilbao-Roma 1946.

隨興自然的方式與身旁的人進行靈修交談，後來他逐漸開始提供一種方法，一種「方式與秩序」(modo y orden)，為引導他們與天主相遇，《神操》遂誕生了。

依納爵在皈依之後，開始帶領一些純樸的人<sup>7</sup>做《神操》，例如在茫萊撒、巴塞隆納、亞卡拉等地所遇到的熱心婦女們。他或在小團體中，或個別與人談論，並用許多方法提出基本要理的內容，如信仰條文、十誡等。他尤其要求他們做一些操練，練習特定方式的祈禱、良心省察、領受和好聖事、每週領聖體，有時候也會講道，如關於福音、聖保祿書信和聖人行傳等<sup>8</sup>。依納爵未提出思考的概念，而是具體實踐的操練。

由於聖依納爵初期同伴所度的，是一種巡行各地的使徒生

---

<sup>7</sup>「可先教他專題省察(操24~31號)，以後教他總省察(操32~43號)，同時清晨用半小時教他祈禱第一式，即以十誡、七罪宗等為默想的題材(操238~248號)。還可勸他每八天告解一次……，講解每條誡命、罪宗、聖教會的規誡、五官的運用，以及慈善的工作」《神操》第18號。亦可參：A. Quijano, *Tres tipos de ejercicios ignacianos*: Manresa 85 (2013), pp.223~235。

譯註：關於《神操》的中譯，為忠於原文和中譯的一致性，將參考侯景文與房志榮的譯文，並依照本文作者的西班牙文引文適當重譯。參：聖依納爵著，侯景文譯，《神操—通俗譯本》(台中：光啓，1979)；房志榮譯，《聖依納爵神操》(台北：光啓文化，1993)。正文將以「操」為縮寫，加上編號。註腳中的《耶穌會會憲》引文也以同樣方式處理。

<sup>8</sup>E. García Hernán, *Ignacio de Loyola*, 126 (可參：151~153)：這些部分指出封聖過程中證人的證詞。在《自述小傳》59和61號，確認了在亞卡拉的密查過程：R. García Villoslada, *Ignacio de Loyola*, BAC, Madrid 1986, pp.281~292。

活，缺乏地理方面的穩定性，也不易提供一個月的完整神操，他們遂提供這種簡易的靈修操練，稱為「某些操練」或「初級操練」，如同法伯爾（Pedro Fabro, 1506~1546）與雷奈士（Diego Lainez, 1512~1565）所做的，他們向許多不同階層的人提供這種操練<sup>9</sup>。

依納爵認為完整神操，指的是一個月完整的靈修操練（操 20）。大部分的初期同伴有完整神操的經驗，如聖方濟·沙威（San Francisco Javier, 1506~1552）、聖法伯爾、雷奈士、沙麥隆（Alfonso Salmerón, 1515~1585）等。他也帶領一些大學生、司鐸和當時某些重要人物做一個月的完整神操。要做這種經驗，需要某些條件，一方面是主體的準備，也需要有做神操的地方。可能是由於這因素，他在使徒服務的初期，就帶領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連續做一個月的神操，為幫助那些無法脫離日常生活做一個月完整神操的人（操 19）。

在一個月的完整神操中，他著重「方式與秩序」，即他在《神操》中所寫的，建構出一種相當精準而詳細的方法論。初期的耶穌會士效法聖依納爵，很自然地在使徒服事中帶領別人做神操，因為這經驗改變了他們自己的生活。因此，當依納爵創立耶穌會，要表達耶穌會士的身分時，從一開始就把帶領神操視為耶穌會士們固有的使徒服事之一<sup>10</sup>。他在較晚寫成的《耶穌

---

<sup>9</sup> 有些人做過《神操》之後，就帶領別人做，就像學校的老師教導年輕學生一樣。修女們帶領會院團體的其他姊妹，婦女們帶領其他來到家中的婦女們。

<sup>10</sup> 參：《耶穌會會憲》第 1 條「會典綱要」一：「這修會創立的主要目的，是扶助人靈進修並明瞭教會的道理……領導退省和愛德

會會憲》中，才清楚提出三種做神操的方式<sup>11</sup>，也可說是三種帶領神操的方式，即：簡易的神操、第一週的神操，以及完整的神操。這三種方式都可以在日常生活或在避靜退省中帶領。

## 二、《神操》的結構

《神操》這本書有嚴謹的結構，在方法上也很著重細節，反映出作者的性情，有時候會給人一種過於謹慎的印象。

清楚的結構是爲了要逐步達到某些目標。《神操》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，若用我們的話來說，《神操》試圖引導退省者在生活中與天主和好、與自己和好（亦即指「戰勝自己」），發現耶穌基督是他唯一的主和救主，以深度而有活力的選擇，無條件地跟隨祂，即「調整自己的生活」，不要在表面看似美好的情況下陷入靈性哄騙的危險。依納爵曾說過：「不致爲任何不正的心情決定自己的生活」（操1、21）<sup>12</sup>。

---

的工作……」。

<sup>11</sup> 參：《耶穌會會憲》第 649 條，提及完整的一個月神操「不應當講授，除了只給少數人，即由於他們的獲益可期待豐盛果實爲天主光榮的人們」；「第一週的神操」則「可以擴展到許多人」；「初級或簡易的操練」則「可以擴展到更多的人，因爲任何有善意者都有能力做」。

<sup>12</sup> 譯註：做《神操》的目的，積極方面是要「認清天主的聖意」，在消極方面是要「驅除邪情」（操 1）（quitar de sí todas las afecciones desordenadas）。若直譯，即除去缺乏秩序的、混亂的、不正的情感。在 21 號，依納爵指出：神操「是爲戰勝自己，整理自己的生活，使不致爲任何不正的心情決定自己的生活」，在原文中他用相同的詞彙“afecciones desordenadas”。

神操不是以個人的皈依、總告解或生活的選擇來結束，其高峰是在一切萬有中與天主結合<sup>13</sup>。《神操》最終所要達至的目標，是經過一個靈修操練的過程或旅程，使退省者得以淨化，將自己整個人完全交給天主，讓祂按照祂所願意的方式來措置自己的一切<sup>14</sup>。

《神操》的結構與方法，正是反映這過程，及達至此目標的步驟。

### (一) 整體的四週結構

完整的《神操》分為四「週」，意即四個不同的靈修階段，需要大約三十天的時間<sup>15</sup>。

第一週是要退省者深思熟慮自己個人的罪，尋求與天主和好，且在被釘在十字架的基督面前，領悟天主對自己顯示的慈悲而感到慚愧。第二週要尋求對耶穌深度的認識，為愛慕祂和跟隨祂，而且這跟隨是明智光亮的，並非天真無知，要能夠分辨什麼只是表面的善所帶來的哄騙。第三週尋求在情感上靠近在苦難中和在現實中受苦的基督。第四週則默觀復活基督的顯

---

<sup>13</sup> 「為使我完全認出天主的愛，彰顯在已領受的那麼多恩惠中」，「為能在一切中愛慕和事奉至尊的天主」（操 233）。

<sup>14</sup> A. Quijano: *Disposición, en DEI, etc.* 以這種方式，退省者所應做的選擇，會帶領他與天主結合；而這結合將不可能實現，除非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做出存在性的抉擇。

<sup>15</sup> 依納爵未訂出每週的固定時間，而是要配合退省者的具體情況（操 4）。今日在帶領一個月《神操》時，時間分配大致上是第一週六天，第二週十二天，第三週七天，第四週五天，總共三十天。



現，懇求深刻地分享基督的喜樂，直到在一切中看見天主。

每一週有其內在分配的結構<sup>16</sup>。如先前所提到的，結構本身不是爲了組織祈禱資料而加以系統化，而是爲了依循一個過程，一條給退省者提供道路的指南。因此，在未達到前一週所預定的「果實」（或目標）之前，不宜跳過那階段而擅自進到下一週。例如一個人若尚未認出自己已蒙受耶穌基督的救贖、已與基督和好之前，還帶著某種罪咎感、某種道德命令或某種自戀的情愫，還無法自由地、無條件地跟隨耶穌基督。換言之，如果神操的第一週沒有做好，第二週的操練將只是貧瘠地在天主面前肯定自己而已，無法投身於跟隨並答覆基督君王的號召。因此，第二週的操練需要建立在第一週的果實上，後續的神操操練也都是如此。

## （二）每個退省日的結構

依納爵爲退省者提供相當規律的每日結構，時間的安排是爲了幫助經驗的深入。他提出兩種主要的方式：在每次祈禱操練之前與之後，提出一些實務的建議，稱爲「附規」（adiciones）：在一天的不同時刻，提出稍有不同的祈禱方式。

附規<sup>17</sup>提醒退省者在就寢前，應想一想自己起床後要祈禱

---

<sup>16</sup>《神操》的結構很明確，例如第一週有五個操練，第二週的組織結構也相似。

<sup>17</sup>譯註：《神操》27~31 號有 4 條附規，爲幫助專題省察所要改正的罪過或缺失；73~90 號有 10 條附規，爲幫助退省者善行神操並獲得所企望的恩寵。本文作者特別指出 73~81 號，聖依納爵在整個

的主題：一醒來時，想像與自己要操練的主題有關的情況，為幫助自己引發合宜的情緒感受；建議在祈禱之前要如何準備自己；要採用哪種姿勢；祈禱操練之後要如何省察。他也邀請退省者為《神操》的每一週營造合宜的心理氛圍，光線或黑暗或明亮，留意保持悲傷或喜樂的心情等。

《神操》的每個退省日，一般包括五次的祈禱操練<sup>18</sup>，有其特定的時間，第一次操練是在半夜，依循一種方式和秩序，為幫助退省者將所默觀或默想的奧蹟有一種情感性的內在化。這是一種接近天主奧蹟——即聖經所啓示的奧蹟——的漸進方式，起初是比較主動的、想像的祈禱（依據依納爵的默觀祈禱），後來進到一種更富情感的方式（例如覆想），最後是讓情感逐漸轉化我們的自然官能到一種超性的官能（五官的應用）。藉由這種方式，祈禱在一天中逐漸單純化，得以更好地滲透到退省者的心中<sup>19</sup>。

### （三）每次祈禱的結構

依納爵式的結構也同樣進到每次的祈禱操練中。他指示退

---

神操過程中，依不同階段會調整附規，並提醒退省者要確實遵行。

<sup>18</sup> 依納爵所謂的祈禱「操練」（ejercicio），指一個祈禱的單元，包括祈禱之前約 15 分鐘的個人準備，祈禱本身約 1 小時，以及祈禱的省察約 15 分鐘。

<sup>19</sup> 聖依納爵只有在第一週的祈禱操練中，提出用三司（記憶、理智、意志）來「默想」（meditaciones：操 19、45、55、65）。在其它祈禱操練中，雖然他也稱之為「默想」（例如：兩旗默想、默想三種人），則含有不少依納爵式的默觀因素（操 136、149）。

省者在祈禱之前與之後，應該做什麼，及應該怎麼做。

在進入祈禱操練之前，先以幫助平心的簡短「預備經」<sup>20</sup>開始，接下來有兩個或三個前導（包括定像、歷史、求恩）；然後以三個或多個祈禱資料的重點來祈禱，最後藉著與主耶穌基督或與童貞瑪利亞的對禱來結束<sup>21</sup>。

同樣地，雖然聖依納爵提出一種明確的方式與秩序，但並不是嚴苛的規定，而是讓退省者自由地管理應用，為幫助與天主相遇。

### 三、《神操》的靈修過程

#### （一）一個靈修過程

雖然《神操》的文本具有高度的結構性，但是做神操本身，重要的不是結構，而是一條路，或一個靈修過程。結構只是一種方法，為協助退省者與天生的奧蹟有一種情感性的、具有活力的相遇。例如，在默想時，他願意退省者善用靈魂的所有功能，包括記憶、理智和意志；在默觀祈禱時，他願意退省者逐漸達到心靈祈禱的單純化，可以在「內心中玩味和品嚐」（操2）。

藉著每一週的結構，退省者踏上一條靈修之旅，這旅程有自己的邏輯與過程，某種程度試圖與基督徒傳統神學的「靈修

---

<sup>20</sup> 譯註：依納爵非常重視進入祈禱的準備，邀請退省者純正其意向，在每次操練中都要唸預備經：「求我們的主天主，賞我聖寵，使我的一切意向和行為，都為寧奉讚美至尊無對的天主」（操46）。

<sup>21</sup> 《神操》101~109 號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

三路」平行，亦即在人與天主的關係中有三條路或三個階段：煉路、明路、合路<sup>22</sup>。聖依納爵並未僅僅配合士林神學的架構，而是要退省者經驗到天主猶如一位好老師，「就如學校的老師對待他所教育的一個學童一樣」（傳 27）。天主對依納爵很有耐性，我們也可以說，依納爵對退省者也很有耐性，在靈修的道路上給他所需要的時間。

## （二）某些提示

關於「方式與秩序」<sup>23</sup>，我願提出聖依納爵所提出的三種提示，但不發揮所有的後果。

首先，退省者在進入神操之前，需要某些準備。依納爵自己就曾經長期地準備他的退省者，如果對方有此需要<sup>24</sup>。今天，我們在提供某一種或別種形式的神操之前，需要對退省者這個主體做某些「評估」和準備。

其次是涉及陪伴的關係，這是神操的重要因素。依納爵不只提供退省經驗，而且是一種藉著另一個人所帶領的退省經驗。

---

<sup>22</sup> 聖依納爵將《神操》的第一週與煉路、第二週與明路聯繫（操 10），卻未提及合路。

<sup>23</sup> 譯註：「方式」（modo）這個字在《神操》中出現 47 次，都與祈禱、選擇的方式有關；「秩序」（orden）出現 10 次，還有 32 次是以動詞“ordenar”（使有秩序），形容詞“ordenado”（有秩序的）、“desordenado”（缺乏秩序的、混亂的），或副詞“ordenadamente”出現在文本中，是《神操》的重要概念。

<sup>24</sup> 大家所熟知的是聖法伯爾，他是依納爵初期最好的同伴之一。在帶領他做完整的《神操》之前，依納爵先陪伴他四年之久。

再者，退省者不只應當祈禱，意即不只追尋靈修經驗，還必須「分辨」祈禱的經驗。僅體驗到神慰，還不足夠；還應當知道這神慰是否來自善神的推動。由於依納爵自己曾經經驗過強烈的靈修熱忱，並發現有可能是不明智的，為所有心懷善慈的基督徒，如同要做退省的人，也可能陷入靈性哄騙中。因此，他提供兩組不同的分辨規則，其第二組是協助面對這種靈性的哄騙。

最後，讓我們謹記這旅程的目標，是要帶領退省者在一切萬有中看到天主（操 233~237）。這並不是一種被動或寂靜主義的態度，而是以一種使徒性的方式來跟隨耶穌，或在謙小的愛德服務中，或在明顯宣報救恩之言中。

#### 四、簡短結論：與聖十字若望的交談

聖依納爵（1491~1556）與聖十字若望（1542~1591），是兩位生活在同一個世紀的西班牙偉大密契家。若我們留意他們的生命旅程、人格型態或靈修精神，其表達有相當明顯的差異。儘管我對聖十字若望所知有限，仍願大膽提出兩位相似和迥異之處，為有助於我們對他們兩位的交談。

在相似的特徵方面，兩位聖人的著作都經過長期的編輯寫作，反映出他們自己充滿活力的經驗；其寫作的目的都是為了幫助他人，這使我們今日得以認識其靈修精神的深度。

另一方面，兩位作者都肯定，在靈修過程和最後階段，天主可以直接與信者建立親密的關係。依納爵假定在神操過程

中，造物主天主自己會通傳給退省者，甚至不需要任何中介<sup>25</sup>。天主的自我通傳，可以用情感的辭彙來表達，例如擁抱、朋友、愛人、被愛者、溫暖或熱忱<sup>26</sup>。聖十字若望也用許多情感的表達，其中有神婚的圖像，表達相同的信念。

另一相似之處在於十字架的道路，乃是跟隨基督、與祂結合的唯一之道。這條路蘊藏著克己、貧窮、社會層面的貶抑及真實的謙遜。

兩人都相信個別交談或小組分享的好處，均是靈修交談的有效方式。兩位都是偉大的神師，對人性有深刻的洞察，是深受尊重的靈修導師。

在相異的特徵方面，明顯的是聖十字若望充滿詩意的文學創作，與聖依納爵的寫作風格完全不同。此外，兩人雖然都提出靈修之道，《神操》呈現的是一種靈修方法；而聖十字若望未完成的著作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，則更清楚描述了不同階段的靈性狀態。

另一個明顯的差異，也許在於兩人對於基督徒成全生活有

---

<sup>25</sup> 在《自述小傳》29 號，依納爵提到他在茫萊撒的神視經驗，鞏固他的信德，使他「多次心想，即使沒有聖經教訓我們這些信德的道理，他也準備著為殉道而死，只是為他所看見的」。

<sup>26</sup> 《神操》第 15 號，依原文翻譯是「讓造物主天主自己通傳給這虔誠的靈魂，在愛內擁抱他，使他讚頌祂，將他安置在日後更能好好侍奉祂的道路上。」依納爵在「獲得愛情的默觀」提到「愛人者」與「被愛的人」（操 231）。在《心靈日記》出現「溫暖」（calor, 22 次），「溫暖的」（caluroso/a, 13 次），及其它同義字：ardor（熱情）、caliente（熱忱的）等。

不同的概念。聖十字若望似乎認為，成全生活在於祈禱、隱退、獨處與靜默，這些更有助於與天主相遇，遂把宣講和一般的使徒生活相對化。聖依納爵則正好相反，他對成全生活的理解，既在隱退的獨處祈禱中，也在以純正意向和愛慕天主所實現的使徒生活中。在萬有中尋找並找到天主之依納爵式的理想，不是單單隱退到內修生活或對大自然的默觀，聖依納爵其實也熟悉和享受這種生活方式。然而，在行動中的默觀<sup>27</sup>則是一份主動之愛的邀請，反映在使徒生活的方式中，本身是跟隨基督的果實。正是這位基督，祂召喚其門徒和朋友們「與祂一起勞苦工作」，「為征服全世界」（操 95）。

因此，聖十字若望持續渴望隱退並生活在靜獨中，儘管他也因著服從而接受行政職務並熱忱地投身於照顧人靈。另一方面，聖依納爵也渴望卸下總會長的職務，但不是為了靜獨祈禱，而是渴望被派遣到依索比亞當傳教士，雖然他也同樣服從其同伴們，留在羅馬陰暗的辦公室執行新修會的行政使命。

兩位聖人雖然提供不同的靈修之道，卻同樣邀請我們尋找天主，以天主為首要與唯一，按照每個人所領受的召喚，以淨化的赤子之心來服事祂。

---

<sup>27</sup>「在行動中的默觀」這句表達，並非出自聖依納爵，而是初期的一位耶穌會士神學家 Jerónimo Nadal。